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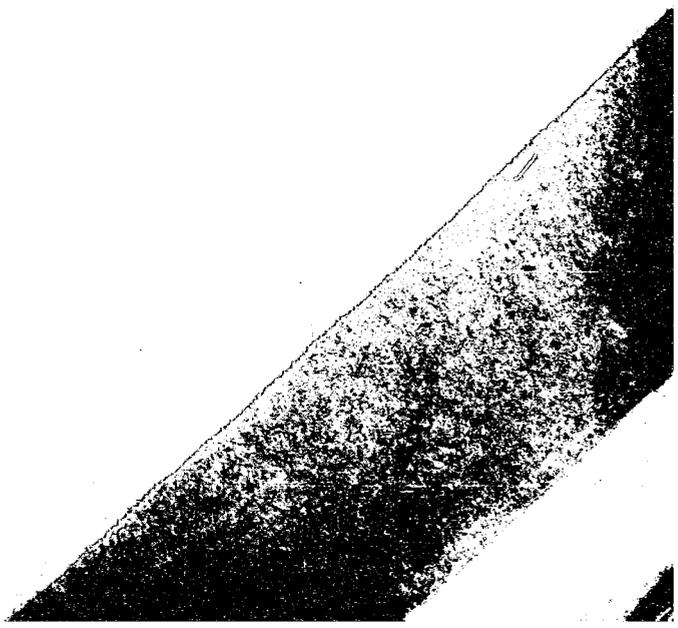
之 霜
三 楓

三
長 止
止 止

須

樸社發行

17
(72)



拍
響
琴
之
聲
枝
園

徐
易

莫泊桑原著
李青崖翻譯

之霜
三楓
髭
須
及
其
他

樸
社
發
行

21604

一册

下
莫

鬚鬚及其他目次

鬚鬚.....一

呢喃.....一一

窗前的失敗.....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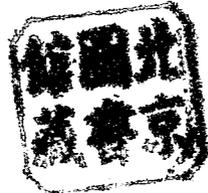
代理人.....四三

林中.....五三

波宜發司式的命案.....六五

目次

一



Handwritten note:
 1934, May 1934
 1934, May 1934

目次

二

髭鬚 Mustache.

親愛的呂細，此時甚麼新聞都沒有。我們只坐在客廳中聽着窗外的雨。在這種惡劣氣候之中，大家簡直不能出去，於是我們只好演劇消遣。唉，我親愛的小友，現代的家庭劇本，真是無謂！玩笑的表情，竟和炮彈一樣，把一切都可以撞碎。沒有思想，沒有自然的風趣，沒有高尚的意味，甚麼出色之點都掃淨了。這些文學家真一點社會情形都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所想象的所談論的，也完全茫然。他們錯認我們的習慣、意味和態度，我完全隨他們去幹，但是我不許他們認識這些事。他們有時爲着裝點細巧的表情，也造出幾個字謎，但是只好使得軍隊中人發笑；有時爲着裝點愉樂的表情，他們也把五十年來學生們在皮酒

館中所發的奇論，傳述傳述，但是却很遠地費去他們許多思想。

我們始終演劇，但是我們一共只有兩個女的，於是我的丈夫也來扮一個醜了頭。爲着這個，他便把鬚鬚剃了。你完全想像不到，我親愛的呂細，這件事簡直叫他變了樣子！倘若他以後再不將鬚鬚養好，我也許不能專心愛著他，這真使我厭惡。

真的一！一個沒有鬚鬚的男子不算是一個男子。我不愛長鬚，那個只表現一種脫落的神氣。但是鬚鬚呵！鬚鬚對於杜姓的面孔，是不可少的物件。不能不能，你永遠不能想象這件嘴唇上的小毛刷子對於眼睛和……對於……夫婦關係的好處。在這一點上，我得着許多不敢向你明寫的迴想。將來我很願向你……輕輕地說。但是對於表現那許多情狀，我很難得着相當的字眼，不過僅僅可

以得著相代的罷，其中還有許多我不敢在紙上描寫的旖旎印象。總而言之，選用題材尤其困難，尤其費斟酌，尤其僥倖，應該要有一科極廣的專門學問，或者可以把這事安穩穩達到。

唉！倘若你真的不懂，這就更壞了。我的親愛的，你在字裏行間仔細試讀罷。是的，我丈夫剃了髭鬚走到我跟前的時候，起頭我就悟到我永遠不會有小丑或說教者的滑稽。末了到了我單獨和他對着的時候，就更壞了。呵！我們親愛的呂細，你永遠別讓沒有髭鬚的男子給你接吻呀。這樣的接吻，是索然無味的，索然，絕對的索然！這個沒有妙境，沒有神髓，這種神髓和這種……胡椒（刺戟物）似的，這種道地接吻的胡椒。髭鬚在這種境界，簡直算得是辣椒。

你想想罷，你推想人家拿一張乾的或濕的皮紙攔在你嘴唇上的滋味罷。

這就是刺了髭鬚的男子的溫存滋味。這滋味的價值一定不過如此。

究竟髭鬚的誘惑力是從那兒來的呢？你一定會這樣向我說。我知道嗎？他——髭鬚——起頭微微地鮮美地使你麻着，未曾碰到嘴唇，已經覺得蘸着些兒麻了。這麻，這有滋味的麻，一會兒穿過你的全身走到腳尖兒頭上了。就是這個和你溫存，使你的皮膚受感，給你的神經受一個會教你輕輕說一聲「哈，」如同驟然遇着嚴寒的那樣的甜美波動。

於是在頭頭上是的，你難道從來沒有在項頸上感觸過髭鬚嗎？他使你心醉，使你一身拳縮，他從你脊梁上往下走，一逕跑到你的指尖兒上。你一定把身子灣着，肩膀聳着或者頭偏着，你心中想避開，但是仍然待着，這真是令人傾倒而傳美滋味，這真是好得了不得的滋味。

并且還有……真的，我不敢說了一個愛你的丈夫，完全愛你的丈夫，他知道尋找許多可以藏伏脣吻的小窩兒，許多差不多只有本人可以知道的。唉，倘若沒有髭鬚，這種接吻就失去許多滋味，並且有些不合宜的地方還沒有計算在內。你盡你的能力解釋這個罷。至於我一方面，有我尋到的理由。沒有髭鬚的脣唇和沒有穿衣的裸體一樣，我們永遠該當穿衣，少一點都可以，但是總要有造物——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不敢用別的名詞——對於愛情藏伏的地方，有意給我們肉體上都留下一層遮蓋。我覺得剃去髭鬚的脣唇，和藏在濯濯童山中而朝夕有人玩品的泉水一樣。

我記起一個政治家說的一句話，這話在我腦中已經徘徊三四個月了。有天晚上，我丈夫拿着報紙把農林總長梅陵君新奇的演說念給我聽，這梅陵君

現在是否在職，我却不知道。

我當時并沒留意，不過梅陵君的名字，却使我受打擊了。我不知爲着甚麼，記得這名字在劇本見過的，我以爲是一個鄉下姑娘的名字。梅陵君說：「世上沒有無農業的愛國心！」那末我也尋找一句，我寧言世上沒有無髭鬚的愛情。不過人家說這話之時，總像有點兒奇怪，可不是嗎？

世上簡直沒有無髭鬚的愛情！

「世上簡直沒有無農業的愛國心」這是梅陵君的話，並且他很有理由，這位總長，我目前參透這個了！

在別的一個觀點看來，髭鬚依然是重要的，他固定面目的神情。他裝點你柔和的不怒而威的莊嚴的氣概，長髯滿腮的人，在他的面目內，從來沒有精細

的態度，一切的傳神的地方都遮住了，我們要知道腮頰之間，對於懂得的人，可以傳出許多意思呢。至於祇有髭鬚的人，可以保存他的神情，同時還有他的精細態度。

他們的樣式是很變動的。這些髭鬚，有時是捲的，纏的，翹然的。他們彷彿是愛戀婦女的最前表示！有時他們是尖的，有角的和針鋒一樣。這種髭鬚表示好飲酒馳馬，和戰鬥的牌號，有時他們是肥膩的，倒垂的，可怕的，這種儂大的髭鬚常常隱伏高尚的性格，隱伏一種和弱性相近的好意，隱伏一種和羞澀相近的柔情。

並且在髭鬚之中，我最傾倒的就是那法蘭西式，完全法蘭西式，這式是由我們遠祖高盧民族傳下來的，他多久就成了我們國性的徽號。

他是誇大的，慫勸的，勇敢的。他沾着一點兒酒，便客客气氣地笑着。至於滿腮的長髯，無論做甚麼，都是笨的。

唉，我忽然記得一件使我哭乾眼淚的事。現在想起，這事專使我愛着男子們肩上的鬚鬚。

這時正是普法戰爭，我在父親家中住着，我還是一個幼女。有天他們在我們別墅附近戰爭。從早晨起，我便聽見槍砲之聲，夜間有一個德國上校走進我家，並且安歇着。次日他便走了。於是有人通告，說附近有許多死屍在田裏。父親叫他把屍首運到我們家中，預備可以一齊叢葬。他便一個個地擺在杉樹夾道兩邊，以便將來搬運；不久便有點發臭了，大家只好一面用些泥土掩着，一面候着把大坑掘好。因此只看見許多閉着眼睛，如同從地層下面伸出來的和泥土

一樣顏色的頭。

我決定去看看，等得瞧見兩行可怕的面目，我恐怕使我惡心，於是便一個一個地仔細端詳着，揣測他們活著的樣子。

軍服完全被泥土蓋沒了，然而陡然之間，我親愛的小友，陡然之間，我從鬚的異點，辨別許多法蘭西人！

有好幾個還是在打仗那天整了容的，因為他們到了最後的光陰，依然愛俏皮呀！然而鬚子却有點重新長出，因為你要知道，人死以後，鬚子依然生長。又有好幾個大約整了容有七八天了；但是通通留着法國式的鬚鬚，并且很容易辨別。他們彷彿說：「別將我和長鬚的朋友混在一處，小朋友，我是你一個同胞。」

我哭着。唉！倘若我不會如此地分辨這些可憐的死屍，我也許還哭得很一

點

這些話我不應當向你說。我現在很寂寞，不能和你多談了。再會罷，我親愛的呂細，我和你親吻。鬚鬚萬歲！

尙痕啟。一八八三，七，三十，瓊爾城發。

基德，莫泊桑錄。

呢喃 Josephi.

伊們都醉了，完全醉了，淮西艾伯爵夫人和卡爾登男爵夫人。

伊們在一所望得見海濱的玻璃廳子內，相伴着吃伊們的夜膳。初夏夜晚的溫暖新鮮的南風，從開著的窗戶吹進，真是一種海洋的薰風。這兩個躺在睡椅上的青年婦人，慢慢地一點一滴地喝那種沈香酒，一面還吸着紙烟，於是伊們就談到許多腹心的密事，許多只可以由意外的嬌柔醉態引到伊們脣邊的密事。

伊們的丈夫在這日午後回巴黎去了，把伊們留在這個冷靜的小海灘上。他們特意選了這地方，因為可以避去時髦地點的風騷遊客。他們七日之中，總有五天離開他們的妻子。他們很怕甚麼田徑的散步哪，草地的冷食哪，游水的

練習哪，和那種滾水城市中浪子的情急態度，所以對於堤舖、艾特乃夫，和特魯城等處，都覺是可怕的地方。他們便在菲岡附近的石城，租了一所本地鄉下人所蓋又空著的房子，把他們的妻子都送到那裏避暑。

伊們都不愉快，一心想發明些事情來散心，伯爵夫人會向男爵夫人要求一頓喝香賓酒的精美飲食。這回伊們先行自己下廚，盡興取樂，然後才欣然取食，並且放量喝酒，以止伊們的喉管因在火爐傍邊受熱所生之渴。現在伊們的話箱開了，本性也迷了，大家都吸著紙烟，慢慢地喝着沈香酒，伊們完全不知道各人所講的話。

男爵夫人比伊的女友的興致，還要蓬勃一點，把兩隻小腿跪在一張椅子的靠背上，伊說道：

——我們應找該幾個情人，來陪着混過今晚這樣的良宵！倘若我先頭預料著這個，我就寫信巴黎，喊兩個來了。並且我讓一個給你……

伯爵夫人道：

——我常常可以找到這個，就是今晚，倘若我要個把，我也可以到手。

——慢着罷，在石城嗎？我的乖乖，那末總是個鄉下人。

——簡直不是。

——那末說給我聽。

——你要我說甚麼給你聽呢？

——說你的情人，好嗎？

——我的乖乖，我咧，我不能過那種不被人愛的生活，倘若我不被人愛，我

呢 嘯

呢 喃

恐怕就會死了。

——我也一樣。

——可不是嗎？

——是的，男子們不懂這個，我們的丈夫，尤其如此。

——真的呀，他們一點不懂，你教他們怎麼辦呢，我們所求的愛情，就是殷勤和諛媚。這是我們的心房底糧食，這是我們生命中不可少的東西，不可少的

.....

——我應該得一個無時無地不念我的人，無論我睡的時候，醒的時候，我總要知道有個人愛我，夢見我，想我；否則我就是不幸的人，不幸的人，並且是鎮日哭泣的不幸的人。

——我也一樣。

——你想想罷，別樣是不行的。丈夫的溫柔性情，至多不能超過半年一年兩年，以後便一定變成粗蠻的了。是的，真粗蠻……他一點也不客氣，他怎樣便怎樣做，他看見用錢就鬧，隨你用甚麼錢，總要鬧的。可以說是無論何人，不能戀愛永遠同他過生活的人。

——這個！真的不錯。

——可不是嗎？我知道我曾在何處被愛呢，我簡直不記得了。

——你說做丈夫的，總是粗蠻的呀！

——是的，粗蠻的……無論那一個。

——這是真的。

呢 嘯

——以後呢？

——甚麼以後呢？

——以後我怎樣說呢？

——我不知道，你不是沒有說嗎？

——我本來有幾句話要告訴你。

——是的，你想等等嗎？

——呵，不必，我準備了。

——好，我聽着你說。

——我說過，我……我能夠隨便那裏找情人。

——你怎樣做法呢？

挑選。

——好呀，跟着我走罷。我每逢到了一塊地方，我就做我的紀錄，於是再來

——你挑選嗎？

——是的。天呀！我先做紀錄，然後探聽細情。無論如何，男子總要有緘默，富裕，揮霍三個條件爲前提。可不是嗎？

——的確嗎？

——第二層，他能够用男性悅我。

——這是必要的。

——於是我就放餌釣他。

——你放餌釣他嗎？

呢 喃

——是的，如同人家取魚一樣的辦法。你從沒釣過魚嗎？

——沒有，從來沒有。

——你就失計了，這個非常好頑，并且是很能增長知識的。所以我餌他。

——你怎樣做呢？

——笨貨，別鬧罷。難道人家一定可以得到他所想得的男子嗎？倘若男子們也要挑選咧，并且他們最愛挑選……這班色鬼！但是末了仍舊是我們操挑選之權。你想想罷，一個人只要不醜不蠢如同我們一樣，一切男子都是打主意的人，毫沒有例外。我們，我們從早到晚讓他們瞻仰，等到我們瞞準了一個，我們就放餌……

——這不是把你怎樣做法告訴我呀。

——我怎樣做嗎？但是我甚麼也不做，我祇讓他們看我這就穀了……

——你把你讓他們看嗎？

——是的，這就穀了，我們只要讓男子連續看了幾回，他就馬上覺得我們是婦女中最美麗最惹人動心的，於是他就慢慢地着手來獻殷勤了。我們祇須暗示他是對的，簡直一句話也不用說，他就立刻如同石頭一樣，墮到我們的情網之內了，我就保留了他。但保留的久暫，要看他的資格才能定局。

——你就是這樣，回回得到你所想得的人嗎？

——差不多是回回得到。

——那末就有幾個是逃走了的！

——有時候也有。

呢 啞

——這爲着甚麼道理呢？

——爲着甚麼道理嗎，大約有三種理由，可以使男子發生逃走的心理。或者因爲墜入別人的情網，或者因爲過於羞怯，或者因爲……我怎樣說呢？因爲無能力充足一個婦人的慾望的極端……

——唉，我的乖乖你相信嗎？

——相信，相信，我完全相信；尤其算末了這一種爲最多，最多，最多，多到不肯相信的數目。究竟這種人底神氣和大衆一樣，他們裝飾也和別人一樣，他們裝飾得和孔雀一樣，說到孔雀，我比錯了，因爲他們沒有孔雀的展布（指開屏——譯者）的能力。

——唉，我的乖乖。

——若說到羞怯的狀態，這種愚蠢的地方，有時還可以引得動的。這是一種不知道自己寬衣解帶的人，就是一人對着鏡子睡覺，他也許會不好意思。那末就用銳利的眼光或懇摯的握手去鼓勵他，但有時依然無用；他們簡直不知道著手，也不知道從甚麼地方著手。有時在這種人的面前裝着暈倒，這是最後的法子，他們倒來看護你……并且要是久一點還不醒過來……他們又要替你求救哪，找醫生哪……我最喜歡的，就是別人情網中的寶貝。我總用衝鋒的法子去搶他……用……用……刺刀去衝鋒呀。我的乖乖。

——不錯的，這些道理。但是到了沒有男子的地方，譬如此處，又怎樣呢？

——我找得到的。

——你找得着他們，那裏呢？

呢 啞

呢 喃

三二

——隨便那裏聽罷，這個使我記起一件故事。兩年以前，我的丈夫引我到他的——一個鄉莊上歇夏，那裏甚麼也沒有……沒有……沒有……你注意呀。在附近的地方，祇有幾個住在沒有浴室的房子內的粗蠢可厭的人和幾個獵戶，這些人都是不可使他改良，因為不知清潔的原故。你猜我怎樣辦呢？

我猜不着。

——哈哈，那時我剛好讀了幾部桑佐治的小說；伊很頌揚貧民的社會。伊的書中說勞勸家是至高無上的，大人物都是罪犯。其中尤以我去年看見的那本黎伯訥傳，使我非常激動。——却說我們某佃戶那個兒子，是個二十來歲美少年，他本想學做神甫，後來因為沒有味道，就離了修道院，我就用了他做僕人，

——呵，以後呢？

——以後……以後我很高貴地待遇他，使他知道我的人格。這個粗魯的人我並不用餌釣他，我只把他的火引著。

——唉，恩得來（伯爵夫人底乳名——譯者）呀！

——是的，這個我并且非常樂意。人家講到僕人，差不多不算數的，當然他也毫不打別的計算。我每日早上，女僕替我穿衣和每晚女僕替我脫衣之時，總把他喊來吩咐應做的事情。

——唉，恩得來呀！

——他的火燃得和乾草一樣。每天在食桌之上，我只議論清潔哪，身體的注意呀，沐髮哪，洗澡哪，兩星期以後，他早晚總在溪澗中洗澡，並且滿身的香水，把我們家中的空氣，都變了味了。我用憤怒的態度，禁止他用香水，並說男子們

只應該灑一點德國的洗髮水。

——唉，恩得來呀！

——於是我就預備組織一個圖書館，我向那些鄉下人和這個僕人借了許多的道德小說。我從我藏的書……詩集，可以使青年們的靈魂發抖的本子，取了幾件給他，這個使他懂得生活……一種奇異的生活。

——唉，恩得來！

——於是我漸漸和他同一家人一樣了，我和他「爾汝」相稱，我叫他做約瑟。我的乖乖，他竟到了一種可怕的環境……他瘦得和……和雄雞一樣……他楞著瘋子一樣的眼睛，我簡直樂得說不出。這是我頂愉快的夏季……

——以後呢？

——以後呀，那末，有天我的丈夫出去了，我叫他把馬車套好，載我到森林內去。那時天真很熱，很熱的……就是這們樣。

——呵，恩得來！給我講完罷……這個我覺得有味。

——聽罷，森林真陰涼。不然我就可以喝得一缸水了，那末末了我在路上很覺適意。

——怎樣呀，這個。

——你真是笨貨呀，我向他說我要病了，要他抱我到草地上歇歇。等到我到了平地，我說我滿身血脈不活，要他把我的衣服和胸甲的帶子解鬆。後來解鬆了，我就暈倒了。

——全然暈倒了嗎？

呢 嘩

二六

——不是，一點也沒有。

——那末……

——那末，我勉強裝着暈倒，約莫過了點把鐘，他也找不到療治的法子。是我非常忍耐着，後來一直等他也倒下，我才打開眼睛。

——呵，恩得來呀！你對他說了些甚麼呢？

——我呀，一點沒有。我知道甚麼呢？因為那時失了知覺。我謝了他，我要他仍舊把我放到車上，於是他引我回家。走到門前，天差不多要下大雨了。

——呵，恩得來，這就完了嗎？

——這就完了……

——你只失了一回知覺嗎？

——只有一回。天呀，我不想他做我的情人呀，這個鄉下人。

——你長久地留着他嗎？

——是的，他還在我家中，我爲甚麼要開消他呢？我並不抱怨他。

——呵，恩得來你永遠愛他嗎？

——天呀，那裏的話。

——他在那裏呢？

伯爵夫人舉手把牆上的電鈴一按，馬上門就開了，一個滿身作德國洗髮水香的長大的僕人進來了。伯爵夫人說道：『約瑟，我恐怕要病了，你去找我的女僕來。』

這男直挺挺地站着，如同兵士對著長官一般，朝着他的女主人一望。女主人

呢 啣

二八

人又說道：『快點去罷，笨東西。我們今天不是在森林裏啊，女僕羅西尼比你伺候得好些。』他向後一轉，便出了門了。

——你怎樣對你的僕婦說呢？

——我對伊說已經好了，不，我一樣要把衣服解鬆，這個可以使我的胸臍寬舒點，因為我現在難於呼吸。我醉了，我的乖乖，倘若我站起來，我到底一定又倒在地下了。

窗前的失敗 La Fenêtre

今年新年的時候，我在巴黎和沙兌爾夫人相識，登時我覺得伊很對我的勁兒。你對於這個人，和我一樣的熟悉，對不住，差不多和我一樣熟悉。伊是一個又風雅又奇僻的婦人。伊的舉止自由，伊的心富於感情性，解放性，冒險性，勇敢性，總而言之，好處在一切推測之上，但是也很容易得罪伊。

伊久已寡居，我因懶惰性成，最醉心於寡婦。於是我就籌畫娶伊的方法，便和伊交結。漸漸覺得我和伊越熟識，伊越對我有勁兒；我相信我的冒險請求的時候到了。我久已墜入伊的情網之內，並且自信將來還要到更緊密的地方。我們應該知道，一個人如已結婚，千萬不要把妻子愛得太過，因為如此一定要弄出笑話，變成昏亂同時又粗魯的人。還有別的也要留心，倘若第一夜把頭腦弄

昏了，就是以後依舊是木然無味的。

有天我便著了很漂亮的衣服，到伊家裏去。我向伊說：『夫人，我能愛你，已經很光榮了。現在我請教你，我是否可以有得著你的歡心的，希望盡我的一切禮貌，把我的姓名給你嗎？』

伊從從容容地答道：『你這樣計算呀！先生。我簡直不知道你是否早晚可以做個合我意思的人！但是我很願意得個證據。就男子的性格上看來，我覺得你並不壞。此外心性上習慣上各點，我尙待考察。多數的婚姻，因為結合之時，大家相知不深，所以總變成不穩固的罪惡的婚姻！只要一點極細的事情，一椿不必注意的亂子，一件宗教或道德上不同的觀念，一種不合意的姿勢，一種不相干的辯性，無一不可以把最溫柔最熱中的未婚夫婦，易成不解之仇，彼此終身

抱恨的

「我倘若不把我同我共營生活人的靈魂的角角裏縫縫裏的底蘊，都深深知道，先生，我決不和他結婚。我算在閒暇之時，就近把這事研究幾個月。」

「所以我向你提議，請你到我的羅成地方的山莊上和我避暑，我們在那裏，可以舒舒服服審察上帝是否造我們做相依爲命的……」

「我知道你要見笑的！你的思想錯誤了！先生，倘若我自信不確，我決不向你提議。你們，你們男子所謂愛情，在我看不過是一種辦不到的輕蔑的舉動，無味的舉動！你贊成我這提議嗎？」

我拿伊底手親了幾次，說道：

夫人，我們幾時動身呢？

五月十日，合意嗎？

這個合意。

一個月以後，我便在伊山莊中住著。伊真是一個奇特的女子。從早至晚，伊無時不考究我。伊很愛騎馬，每天我們必要到森林之中，消遣許多光陰，甚麼事都議論到了，因為伊極力從我的極細微的舉動，鉤露我的最機密的思想。

至於我一方面，我如瘋了一般，墜入伊的情網之內了，我完全不當心到我們的性情的調和方面去。後來我知道連我磕睡都有人在那裏監察。有一個人在我臥房旁邊的小房子歇宿，到了深夜，這人用特別的謹慎法子走進那裏。這種偵探手段後來竟令我不能忍耐了。我便想促成這事的結局，於是那夜我決計做一種冒險的行爲。沙免爾夫人用一種使我強自忍抑的法子待遇我，但我

亦發生一種向伊抵制的強烈欲望，我就決定在監視我的那個暗裝警察方面著手。

伊的女僕沙菱，你是知道的，伊是格蘭城產的一個俊俏人兒，那裏底女子，都是俊俏的。伊的好看的頭髮，和伊的女主人一樣，不過顏色是棕色的。

有一天下午，我就把這個贖貨，引到我臥房，拿一百佛郎放在伊手中，向伊說道：

——我親愛的孩子，我並不向你打壞主意，但是我想對於你的女主人，做伊向我做的事情。

伊用狡猾的神情微笑着，我接著說：

——人家日夜看守著我，我知道呀。人家注意我底吃飯，飲酒，着衣，剃髮，穿

鞋各事，我都知道呀。

女僕扯著身子說道：「天呀！先生……」立刻又不做聲了。我接著說道：

——你爲着聽我打鼾和發魔的事，所以就睡在我隔壁房內，你別賴罷！

伊完全大笑道：

——天呀！先生……馬上又默然。我憤然道：

——那末，我的孩子，你懂得嗎？這是很不公道的，人家完全知道我的事情，我對於要做我妻子的那個人的事情，竟絲毫不能知道。我由我的靈魂之中愛著伊，伊有使我夢寐不忘的容貌，心腸和思想；在這種關係的下面，我是人類中最有幸福的一個；然而有些事情，我很想知道……：

沙菱把那一百佛郎的票子，塞在衣袋內，我知道這宗買賣定了，接著說道：

——聽罷，我的孩子，我們，我們男子，非常注意於身體的詳細情形，這種情形，可以使嬌冶的女子，在我們眼光中變換價值。我不要求你說女主人的短處，也不要你把伊秘密的小毛病告訴我。我只要你誠實答復我要發問的四五個問題。你深知你的女主人，和你自知一樣，因為你每天替伊穿衣脫衣。那末，想想罷，對我說這個罷。伊是不是和伊的外表一樣豐肥呢？

伊不答復。我接著說道：

——想想罷，我的孩子，你應該知道有些婦女，自己帶着棉花的，你知道棉花總放在……放在……放在喂小孩子的地方和坐椅子的地方呀！說罷！伊用棉花嗎？

伊把眼睛望着地下，羞答答地說道：

窗前的失敗

——儘管接着問罷！先生，我一齊來答復你。

——那末，我的孩子，有許多婦女的膝頭是朝內翻轉的，伊行走時，膝頭便互相摩擦。有些婦女的膝頭，是朝外翻轉，於是就使得兩腿和橋洞一樣，人家可以看見兩腿的空褶。這都是俏皮樣子。說罷，你女主人的腿是怎樣的？

伊默默地等着。我接着說道：

——有許多人的胸脯健壯得使下面彷彿成了縮進一步的樣子。有許多人的胳膊很長，身子很苗條。有許多前部很豐肥，後部一點也不，或者後很豐肥。前部一點也不。這也都是很俏皮的，很俏皮的。但是我要知道你女主人的身材是怎樣的。實對我說罷！我還另外給你許多的錢。

伊深深地叫着我，用一種從心坎中發出的笑容答道：

——先生，伊的頭髮是黑的，和我不同，此外都和我一樣，說完伊就跑了。
我真被伊戲弄了！

這回我自覺好笑，我決計至少也要向這小蹄子報復。

一點鐘以後，我偷偷掩掩地走到女僕窺聽我的房內，把門拴的螺旋旋去。到了半夜沙菱果然到伊的崗位上來了。我立刻跟伊進出。伊看見我正待喊着，我立刻用手把伊的口掩住，並且沒有費多少力，就相信沙兌爾夫人的身材是合法的，倘若伊說的「伊和女主人一樣的」那句話是真的。

我對於這種不使沙菱厭惡的檢驗的興味，覺得很有趣。老實說一句這是一件下諾曼（法國南部——譯者）地方的人種的好標本，壯麗精巧，兼而有之。但是伊不知道在亨利王所不愛的缺點上注意，我立時指點了伊，我本來最喜歡

香水，於是就送了伊一餅。

以後我們就親密到我意想所不到的地步，一切毫無隔閡。伊成了一個卓絕出羣的情婦。如果在巴黎，很得費一回大事去結識的。

伊的溫柔的手段，使我對於沙兌爾夫人的証據結局，毫不急躁。我變成柔順，服從，殷勤到不可比擬的性質的人。

至於我的未婚妻，當然我覺得優美無倫，從別的代表上，我知道不久我可以滿足我的意志。我已確知我是世上最有幸福的人，只候著我戀愛中的妻子的合法接吻和在伊懷中坐著的事。

好友，到了此處，你應該回轉一點想着；我到了一個嚴重的地方了。

有天晚上，我們騎馬回來，沙兌爾夫人非常埋怨伊的馬夫，因為他們對於

伊所吩咐調馬的事情，毫不注意。並且連聲說：「他們要小心點，要小心點，我有法子打聽實在情形。」

這晚我睡得很安靜。次日也醒得早，非常愉快，便穿著起來。

我每早總到這房子的望樓上，吸枝把紙烟。這樓的梯子的形式，同螺絲一樣，借著第二層的一個大窻子，把日光引進梯邊。

這天穿著好了，便輕輕走到樓邊，我穿的是一雙棉底的羊皮便鞋。剛巧到了第一級，我便看見沙菱把身伏在窻上，向外看著。

我不能看見沙菱的全身，只見見伊的半身，伊的下半身，就是我最愛的那一半。如若是沙兌爾夫人，我或者要愛上半身。沙菱真是嬌冶，圓圓地穿著一條白色短裙，半張半掩地向著我。

我慢慢地前進，使這個女郎不聽見甚麼。我雙膝跪著；我千千萬萬地留神，把伊的兩端的裙邊子拿著，閃電一般地往上一翻，我立刻認識了我情婦的豐滿鮮潤的秘密面孔了，我就湊上去，朋友，對不住，把溫柔的嘴唇湊上去。你知道嗎？情人的嘴唇，甚麼事都敢做的都願意做的！

我有點驚訝。因為那裏發一種紫根草底香水氣味，知沙菱用的不同。但是這時我不會有時候像這樣推敲，我立時受了一種大大的打擊，這簡直是向我面孔推排着，幾乎把鼻子都折斷了！

忽然一聲叫喊，把我的頭髮都嚇得豎起來了。那人兒轉身向著我，那裏是甚麼沙菱，原來是沙兌爾夫人呀！

伊雙手向空中攪動，如同瘋婆子一般；伊喘了幾口氣，向我做了個切齒的

樣子，後來便跑了。

十分鐘後，沙菱帶著驚惑的神氣，拿封信給我；我打開一看，上面寫着：『沙
允爾夫人希望白利夫先生立時和伊相別。』

我走了！

然而到現在，我依然是愁悶的。我用盡了方法和解釋，使我這種輕安的錯
誤，可以見恕。但一切總歸無效。我心中永遠記得那種紫根草底香味呀……

白利夫記

管前的失敗

四二

代理人 Le Penitenciant

——彭得路夫人嗎？

——是的，彭得路夫人。

——未免不像嗎？

——我——這——般——對——你——說。

——就是那位戴着闌干編的帽子和滿頭的假髮並且仰信宗教聲名高

尙的彭得路夫人嗎？

——就是伊自己。

——呵，你瘋了嗎？

——我——向——你——發——誓。

代理人

——那末，你把細情告訴我罷。

——可以。當伊底丈夫彭得路登記師在世的時候，有人說伊利用那班書記替伊當特別的差。伊是有秘密缺點的上流社會的婦人們中的一個。這種人本來很多。伊最愛俊俏的少年，這不是最自然的事嗎？難道我們不愛美麗的女子嗎？

及至彭得路登記師死了，伊就成了寡婦，靠著產業的收入，過一種安靜不受評論的生活。伊常常到教堂祈禱，并且不大和隣近的人說話，也不使人家評論伊。

後來伊老了，就是你認識的那個可憐的，令人心酸的那個婦人。
不料上星期四，有一件不可相信的趣史發生了：

我的朋友恩格馬，你也認識的，他是駐紮在理徹特地方的騎兵營長。

有天早上，他到了營部，知道他的部下有兩個人在那裏很混亂地打架。因為軍律嚴厲的榮譽，就成了決鬥了。（法俗軍人有爭執，營長就叫他們決鬥——譯者）事後兩個兵士仍然和好，他們的官長向他們追問，他們便把打架的原由說出，才知道是爲著彭得路夫人呀！

——呵！

——是的，朋友，爲著彭得路夫人。我現在把馬兵席霸爾底話向你一述：（

以下都是席霸爾的話）

——聽呀，營長，十七八個月以前，有天在六七點鐘的光景，我在營前的操場散步，遇見了一個婦人。伊用問路的態度向我說道：「老總，你願意光光鮮鮮

地每星期賺十個佛郎嗎？」

我老老實實答復伊說：「候你的示，夫人。」

伊便說：「明天正午你來找我罷，我是住在托朗時街六號的彭得路夫人。」

「我說：『知道了，夫人。你請放心。』」

後來伊欣然走開，又加上幾句說道：「我很謝謝你，老總。」但是我說：「這是我應該向你道謝的，夫人。」

這件事合我一直記掛到次日。

正午到了，我便到伊家中按鈴。

伊自己替我開門。伊頭上頂了一堆小絲闌干。伊說道：「我們放火速點罷，我的女僕快要回來了。」

我說：「我很願放快一點。到底應該做甚麼呢？」

於是伊拍掌大笑，說道：「你不懂嗎？調皮的猴子！」

我實在是「不懂」，營長，這是實在的話。

伊便靠著我坐下，說道：「倘若你把這件事，向外漏了一個字的風，我一定把你放在監獄之內。你要發誓，說你能和啞子一般。」

我就照伊說的發了誓。但是我依然一點沒有懂得。我滿頭都是汗，於是我把銅盔，取我的手巾。伊搶了手巾，替我拭汗。後來又抱著我吻了幾下，在耳邊向我問道：「那末你很願意嗎？」

我說：「你想的事我很願意，因為我是為著這個來的。」

伊於是露出欣然的狀態。後來到了我知道應該如何辦的時候，便把我的

銅盔放在一張椅子上面；我向伊極力表示我們騎兵隊中的勇往直前和永不畏縮的精神，我的營長！

這事本不算希奇，因為這個婦人的舉動，並不是伊自己發明的。但是我也不能在這種職業內表示太拘謹的態度，因為錢是很多的寶貝。並且我有家室，一樣的應該維持。我自己盤算道：『在這十佛郎之中，那一百銅板（即五佛郎）是為養家用的呀。』

等得這種差事辦妥了，我的營長，我就預備走，伊很願我不要這樣的早離開伊。但是我告訴伊道：『各人有各人的事，夫人。一杯酒值兩個銅板，兩杯就值四個。』

伊很懂得這種譬喻，便拿一個值十佛郎的金幣放在我的手中。這種貨幣，

和我簡直說不上來，因為你把他放在褲子的口袋中，倘若這口袋縫得不結實，你一定要到你皮鞋裡去找，或者你竟找不著了。

於是我望著這塊黃顏色的東西出神，心中就這樣盤算，伊便向我端詳；於是伊不覺面紅了，伊由我的神情，便發生誤會，向我問道：「這個你覺得不夠嗎？」我答道：「並不是完全是這麼講，夫人。但是如果果你覺得不費事，我覺得兩塊值一百銅板的銀幣好些。」

伊復拿兩塊銀幣給我，我便走了。

唉，到如今，這般的事繼續一十八個月了，我的營長，每星期二夜晚，等到你准許我掛夜號之時，我便到伊家中去。伊以為這樣比較好些，因為伊女僕已經匿了。

那末一直到上星期，我得了病了，我自己覺得應該養息，看著星期二到了，簡直沒法子出外；因為我習慣得的十個法郎的關係，我非常氣悶。

我自盤算道：『倘若沒有人去，伊也許找一個炮隊的弟兄，我一定被淘汰了。這個是對於我的革命。』

於是我就向潘木耳商量，他是我的同鄉人，並向他說道：『你可以得一百銅板，那一百咧，就是我的。這算是商量妥當了。』

他答應了，馬上就出發。我把應用的手續暗號都告訴了他。他將門一打，伊就開了門，讓他進去；伊並不注意他的面目，簡直不知道這不是原來的人。

你一定懂得的，我的營長，這個騎兵和那個騎兵，只要戴上銅盔軍帽，都是相似的。

忽然伊覺得這種變化，憤然質問道：『你是誰？你想幹甚麼呢？我不認識你！』

於是潘木耳就說明來由，把我的病情告訴伊，並且說他是被打發來做代理人的。

伊向他瞧著，叫他發誓，便承認他。你想想罷，潘木耳並不比別人差什麼呀。但是到了天明，我的營長，他不肯把我的一百銅板給我。倘若這祇是爲我個人的，我就一句話也不說了，但是這是爲養家用，那末在這一層，就不能頑笑。我向他說道：『你這樣辦法，很失騎兵的人格呀；你把制服當作甚麼呢？』

他揚著手，我的營長，說是這種差使，就是得雙倍也不爲多。

各人有各人的決斷，可不是嗎，這自然不能答應他。我就向他的鼻子上打

了一掌。以後的事，營長都是知道的。（席霸爾所言，至此爲止。）

恩格馬營長對我述席霸爾的這一篇話的時候，連眼淚都笑出來了。他并且要我發誓，因爲他對於兩個兵士，允許給他守秘密。那末你也別害我了，你只把這事記在心中罷。你能答應嗎？

我說：「你放心罷。到底他們後來怎樣商榷最後的辦法呢？」

——怎樣嗎？我再說罷。彭得路那老婆子把兩個騎兵都收留著了，他們各有各底輪值的日子。這樣一來，大家都舒服了。

——阿哈，這老婆子真賢德呀，賢德呀，

唉，只要家中有麪包擺着，就沒有甚麼可責備和討論的了。

林中 Au Bois

村長正在那裏吃午飯，有人向他報告，說鄉警捉了兩個人在行政廳裏等。他便馬上向廳裏去了，他果然看見他所轄的鄉警，名叫何石都的站在那裏，很嚴厲地監視著一對年老的上流人。

男的是個老爹了，紅鼻白髮，並且露出抱屈的神氣；至於那婦人呢，是個矮小的，穿著過星期日的新衣的老婆子，身圓膚潤，睜著冷眼，向捉他們的鄉警看着。

村長問道：「這是怎樣一回事呢，何石都老頭兒？」
鄉警便述他的口供。

原來他是一大早在上班的時候就出外，由尚彪森林到銀坑一帶轉了一

回。他一點也沒有看見甚麼不合法的事。這日天氣很好，麥子也都很茂盛。有個布雷德的小子，正在葡萄田中耕作，看見他便喊道：

——咳，何石都老頭兒呀，到樹林子的那邊去看看罷。在那第一叢薪柴林中，你可以尋到一對總共有一百三十歲光景的鴿子。

他便依着這指示的方向進發，趕到一叢矮樹裏，便聽見一種可以使他視為敗壞風俗的現行過犯的語言和喘息。

他便伏在地上，用手足爬着前進，如同捉捕私行打獵的人一般。他等到這兩口兒完全沈醉在他們的本能之時，便把他們擒住。

村長呆呆地瞧着這兩個過犯，覺得男子一定有六十歲，婦人至少有五十五六光景。

答。

他便着手詢問，從那隻壯的問起。他用一種僅僅可以使人聽見的微聲回

——你的姓名？

——名尼可拉姓波南。

——你的職業。

——雜貨商人，住在巴黎聖難街。

——你們在林子裏面做甚麼？

雜貨商人寂然不響了，把頭向大肚子低着，兩手向後面剪着。

村長接著再問道：

——你拒絕行政廳警察所陳說的事嗎？

林中

——不拒絕，先生。

——那末你招認嗎？

——是的，先生。

——你對於你的辯護方面，有甚麼話說呢？

——一點也沒有，先生。

——你怎樣遇了你的共同犯罪的人呀？

——這是我的妻子，先生。

——你的妻子嗎？

——是的，先生。

——那末……那末……你們在巴黎，不是一塊兒過活嗎？

——對不住，我們一塊兒過活！

——那末……你是瘋了，完全瘋了，使人家在野外早上十點鐘這樣地捉住你。

雜貨商人羞得要哭了。支吾吾說道：

——是伊要那樣做的！我會向伊很說這是無聊，但是一個婦女有點事情在頭腦裏面，你知道……伊永想不到別的！

村長很愛這商盧（法國西南部）人的爽快性情，便微笑說道：

——倘若照你的意思，這件事就不會發生了。倘若伊沒有這件事在頭腦裏面，你們就不至於到這裏來了。

於是一般怒氣，把波南先生罩住了，轉身向他的妻子說道：

——你看，這不是你把我們用你詩興來消遣嗎？你想著了嗎？我們這般的年紀，爲著敗壞風俗的名義，現在立刻就要到法庭去了！法庭會要封我們的舖子，失掉我們的主顧，並且還會要我們遷移，你想到了嗎？

波南的妻子便站起，並不瞞伊的丈夫，直截痛快，毫不遲疑地發言：

「上帝呀，我的村長，我很知道我們是很可笑的。你願意許我申訴我的理由，把我當做律師看待嗎？或者更進一層，把我當做可憐的婦人看待嗎？我希望你放我們歸家，免去我們被看守的恥辱。」

「從前我年少的時候，有一個星期我在這個村裏，和波南先生結識。那時他是一家大雜貨行的夥計，我是一個大估衣舖的女夥。我覺得清清楚楚如昨天一般。我有時常常和一個名叫雷菲克和我同住的女友，在這個村裏過我們

的星期日。雷非克已經有一個情人，我那時尚未得到。每回都是伊引我到此地的。有一個星期六，他笑着告訴我，說他明天引個同伴一齊來。我便懂了他的意思；但是我向他說這是無益的，因為我向來自愛，先生。

「那末次日我們便在鐵路上遇了波南先生了。那時他是強健的。但是我決計不爲所動，也竟不會動。」

「一會兒我們到了培宋了。那時天氣很好，把你的心都搔癢了。我到了現在，遇着好的天氣，也還和從前一樣，我有時出神以至於哭，並且我到了鄉間，我就沒有頭腦了，碧綠的原野，流利的鳥聲，風中招展的麥穗，空中來去的燕子，和清香撲鼻的野花，他們能使我迷了本性，恍惚如同香賓酒對於沒有喝慣的人的作用一樣。」

「那日的天氣明朗和煦，韶美異常。你觀看着，他便從你的眼鑽入腦中，你呼吸著，他便從你的口鑽入腦中。雷菲克和伊的情人不住地接吻。我看見了，就不免動了感慨。波南先生和我靜悄悄地跟着他們走，大概大家不相知的時候，總覺得無話可談。波南這個獨身男子，抱着羞怯的態度，他底手足失措的情形，很使我發笑。不久我們走到一座小樹林子中間了。空氣新鮮，使我們覺得如同新浴後的人一樣，大家便在草地裏坐下。雷菲克和伊的朋友都嘲笑我的嚴正的神氣；你必能明白我不能做別的樣子。一會兒他們又接起吻來了，一點也不害羞，彷彿我們並不在那裏；以後他們又低着聲音談話；忽而又一同站起來，一言不發，向着樹叢中去了。村長，你想想罷，我對着這個初次會面的獨身男子，我做了甚麼樣可笑的面目！我看見他們如此走去，覺得胡裏胡塗地使我的勇氣

鼓上來；我便和他說話了。我問他做些甚麼事；他那時本是一個商家的夥計，這個我已經向你說過了。我們說了一會兒的話，不覺使他壯了膽了，他呀，於是他便要求親狎。但是我那時拒絕那個，並且還是嚴正地拒絕。這不是真的嗎，波南先生？

波南聽到這裏，慚愧地朝着兩隻脚出神，一個字也不回答。

伊接着說道：「於是這個獨身男子，他才知道，我是很自愛的，便客客氣氣，用上流人的態度，和我結識。自從這日以後，每逢星期，他一定再來會我。他很對我多情，村長呀，並且我也一樣，我很愛他，很愛他，他那時是個美男子。」

「簡捷點說，他在這年九月便娶了我，於是我是便在聖難街經營我們的生意。」

「這個事業接續過了許多年了，先生生意不甚興旺；我們差不多無力花錢供我們野外的游玩。久而久之，我們便也失去這宗習慣了，我們頭腦中裝着別樣的東西。在商業之中，大家留心銀錢，比留心花草很多。我們一天一天不知不覺的老了，也就安安靜靜沒有想到愛情上去。大凡人家所沒有想到的事情，就是欠缺，也是不注意的。」

「後來我們的生意漸漸好了些。我們知道將來生計一定可以穩固。於是，我不大知道我身上過去的事情，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不覺又走到女孩兒的夢境了。看見了街上賣花的車子，常常使我垂淚。紫羅蘭的香味走到櫃臺後的椅子上來找我，便使我心房跳躍！於是我每每站起，走到門口去看看兩面屋簷中間所留出的青天。一個人在街上看天，」

覺得他很象溪河的神氣，一條在巴黎全市上面繚繞着的長溪的神氣，那些來往的燕子，就象是游魚。我這樣年紀，有這種觀念，可不是傻嗎？先生。一個人畢生工作，有時忽然想到他可以做別樣，便覺得後悔了。是的，後悔了！你以為如何呢？你想想罷，差不多有二十年，我常常以為能夠和別的婦女一樣，在林子之內，受人家甜熱的吻。我冥想和心愛的人睡在樹陰的下面，是件樂事！我天天想着，夜夜想着，我夢見水上的月光，簡直幾乎跳了下去。

「當初我不敢把這些事和波南先生說。我知道如此，他一定就看不起，一定依然要我當心販賣針線（雜貨——譯者）並且，說句實話，他和我不大多談天。我自己朝着鏡子看看，我也知道我不能和別人談這個。」

「我決定向他提議向我們彼此結交的那個野外地方去走走。他欣然答

應了。於是我們今天早上九點鐘就到了那裏了。

「我呀，我到了麥田之內，我覺得完全心動了。唉，婦女的心是永不會變老的。我那時真不覺得我丈夫是目前的樣子，只覺得他是個少年。這個，我可以向你發誓，先生。千真萬真，那時我簡直醉了。我把他擁抱着，他驚訝着，以為我要謀殺他。他不住地向我說：「你到底瘋了。你到底瘋了，今天早上，你遇着甚麼呀？……」我並不信他，我只信我的心。於是我就引他到林子之內去了。……好，都在這裏了。我說的是真情，村長先生，都是真的。」

村長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微笑立起說道：「請走罷，夫人，並且請你以後別在樹陰下面……犯事罷。」

波宜發司式的命案 *Le Crime Au Pere Boniface*

這一天郵差波宜發司從郵務局走出，已經知道他這天應走的路程，比往常要短一點，因此很覺喜悅。他本來擔任分送菲兒鎮附近一帶鄉村的郵件，每晚回家之時，兩腿總很困倦，有時他走過的路程超過四十公里以上。

這天的公務大概是容易結束的，並且他也許還能够在路上就誤一會兒，午後三點鐘一定可以回家了。這是一件怎樣舒服的事！

他從塞恩馬的大路出鎮，使着手行使他的公務。這時剛好是六月，花芬草碧正是野景的盛年。

他穿着藍布的汗衣，戴著黑地金章的制帽，從窄狹的山徑向種菜種麥的地上經過。麥苗的高和他的肩背相差不遠，於是他的腦袋總在麥穗上露出，彷彿

佛在恬靜淺綠時被和風吹拂微波蕩漾的海中浮着。

他從堅在那兩行楓樹陰着的斜坡中的木柵欄，走退一家村莊的屋裏，帶着這莊家人的姓名喊道：「早安，時哥特老板，」一面將他的小羅爾曼報給他。莊家人在褲臂上擦了手，接了報紙向袋中一插，預備午飯後慢慢地讀。在蘋果樹下籠中的狗，拉着鐵鍊狂叫；步行的郵差掉頭不顧，踏着「開正步」的姿勢大步走了；左手插在信袋中間，右手撐着手棍，繼續地迅速地走。

他在塞恩馬村中分送許多印刷品和信札，然後穿過田中向大馬路走，去預備向那位住在離村里把路以外四面凌空小屋中的收稅官，交付一些郵件。這是一位新收稅官，姓沙拔笛，上星期才來，並且新婚不久。

他定了一份巴黎的報紙，有時波宜發司在時間寬裕的當口，在未經交付

收報人之前，也先拿着看看。

所以這天他打開信袋，拿着報紙，從封套中抽出，一面走着一面展開讀着。第一頁的新聞，不能引起他的興味，政治對於他很冷淡；他便看看關於財政新聞，但是瑣雜新聞最合他的口味。

這天的瑣雜一欄，載得十分豐富，他看見一段談森林警棚的命案，不禁眉飛色舞，於是在一塊草地上坐着，仔細地重讀，這事的詳情是可怕的。一個樵夫，早上在一個森林警棚前經過，聽見地上有一點血跡，正和鼻子流出的血一樣。他以為這森林警察在夜間宰了一隻兔子；但是近前一看，那門是半開半掩的，門上的鎖也被折斷。

於是不免恐慌，他跑到村中，尋找村長，村長便邀着田野警察和小學校教

師保護着同走，不久這四個人一同回來。他門發現這森林警察倒在火爐面前，嗓子已經割斷，他的妻子被人扼死丟在牀的底下，七歲的小女孩夾在兩層臥櫥中間悶死。

波宜發司想起這件命案的可怕情形，彷彿常常在目前現着，不覺驚惶失措，兩隻腿都軟化了，並且高聲說道：

「有鬼，世上居然有這樣兇惡的人！」

來了，他仍然將報紙插在紙套中，便起身走了，腦中裝滿了命案的幻象。一會兒他便到了沙拔笛先生的房子前面；他推開那小園的柵欄，走到門前。這房子和最近的鄰居相距，至少也有半公里地。

郵差走上門前的階級，拉着門上的挽手球，預備將門推開，這天還沒有……

人出過門。

恐慌的心理將他嚇住了，因為沙拔笛自從到這裏以來，向來就起得很早。波宜發司拿表一看，還只得早上七點十分，他所以是早來了個把鐘頭；然而無論如何，沙拔笛先生應該起牀了。

於是他從容慎重地在房子四圍兜了一個圈子，如同他遇見甚麼危險一般。但是除了在那種蛇牀子的地上看見許多男子腳印以外，甚麼形跡也沒有。忽然一下，他走窗子底下過去，便站着不動了，神經悶住了，因為有人在屋子裏微微地哼着。

他便跨過草地，向着窗子走，爲得能聽得清楚一些，便將耳朵靠住窗前的雨板，可是的確有人在屋裏哼着。你清清楚楚聽見有一陣痛苦的長嘆，一種

喘氣的聲音，一種相撲的響動，以後便哼得更利害了，更緊急了，更沈重了，簡直變成一種喊叫。

於是波宜發司知道決然是一件命案，這時在收稅官家中發生，儘着腿勁穿過小園，向外就跑，從麥苗穿過，連呼吸都失了規則，並且連連罵罵那在他腰上打擊的信袋。一會兒到了鄉警局門前，完全困乏了，失去知覺了。

巡長馬樂杜正用着一支鏢子和一個鎚子在那裏修整一張折斷了的椅子。警士羅杞野用兩腿夾住這壞了的木器，拿着一支釘子在斷縫上放着；巡長咬着髭鬚，圓着眼珠，一下一下地向他夥伴的指頭上打擊。

郵差一看見他們，便高聲喊道：

『快來，有人在收稅官家中殺人，快快！』

這兩個個人便停止他們的工作，各人抬起了自己的腦袋，一種被傍人嚇昏了的腦袋。

波宜發司發見他們驚駭的念頭超過了他們工作上緊的念頭，便再說：

「快呀，快呀！強盜在那房子裏頭，我聽見喊叫，這剛好是時候。」

巡長把鎚子放在地下問道：

「誰給你這件事情的消息？」

郵差接着說：

「我正往那裏送兩封信和一件報紙，使看見門還關着，收稅官也不會起牀。我爲着考查情形，便繞着那房子走了一轉，於是聽見一種被人扼住嗓子，或被人割傷嗓子的喊叫，那末我只得儘力跑開來找你們。這剛好是時候。」

巡長站起再問：

「你不曾獨自呼救嗎？」

「我恐怕人數不敷。」

於是巡長信服了，便說：

「你讓我一點着衣的時候，我即刻就跟你走。」

他說完便向房子裏面走，警士搬着椅子跟了進去。立刻他們便重新出來，於是三人一同上路，挺着胸脯向命案發生地點出發。

將近到那房子的跟前，他們爲着小心起見，便緩住他們的步伐，巡長將手鎗取出，慢慢地走進園中，朝着牆根走。沒有一點甚麼新的踪跡，可以證明兇手已經逃脫。門和窗子都依舊是關住的。

「我們擒得着他們了。」巡長輕輕說。

年老的波宜發司忍不住了，指着雨板，叫他走過那邊說：

「在那裏。」

於是巡長獨自前進，將耳朵貼住雨板。那兩人一切都已預備，睜眼睛瞧住他。他專心聽着，好一會兒不會動。因為要使得腦袋便於靠着百葉窗，他摘了三角形的制帽，用右手拿着。

他聽見甚麼呢？寧靜的面目甚麼也不表現，但是忽然他的鬚鬚動了一下，兩腮微撮，很像要笑的樣子，於是伸着腿，在草地上跨過，朝着那呆呆地瞧着他的兩個人跟前走來。

末了他顛着脚尖走，並且做了個手勢，叫他們跟着他向外走，到了門前，便

命波宜發司將報紙和信件塞在門縫下面。郵差不免發呆，然而一言不發地照着辦。

巡長說：『現在我們走罷。』

剛好走過柵欄，他笑迷迷地睜着一雙晶瑩的眼睛，瞅着郵差說：

『你真是一個聰明人，你！』

年老的郵差問：

『爲着甚麼？我曾經聽見我向你發誓說我聽見。』

但是巡長不能再矜持，放聲大笑。他笑得和傍人氣喘一樣，身子屈着，兩手揪住肚子，兩眼含滿眼淚，和鼻子縮成一種難看的樣子。那兩個却糊塗了，只好聽着他。

因為他既不能說話，也不能止住笑聲，更不能使人領悟到他所聽見的，那末他只得做一種手勢，一種很村俗的手勢。然而大家簡直不能了解，他只得接着做了好幾次，一面還用嘴指着那門窗全閉的房子。

警士却忽然醒悟了，立時表現無限的娛悅，不禁也灣腰大笑。年老的郵差只得站在兩個灣腰曲背的人中間發呆。

末了巡長却寧靜了，向着波宜發司的肚子上，帶頑帶笑打了一下。他說：

「阿缺德，神聖的缺德，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件「波宜發司」式的命案！」

郵差睜着兩眼，重新再說：

「我向你發誓說我聽見。」

巡長又笑了。警士倒在草地上任情放聲大笑。他說：

「阿！你確會聽見了。那末你的老婆，你對伊也是這樣地行凶嗎？老缺德！」

「我的老婆嗎？」

於是他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又說：

「我的老婆……是的，我打伊的時候，伊也喊叫，到底伊喊叫甚麼……沙」

拔笛先生打他的老婆嗎？」

於是巡長在這種狂喜之中，抓住他的肩膀，和拿泥人兒一樣，將他帶了過來，並且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使他發現驚駭樣子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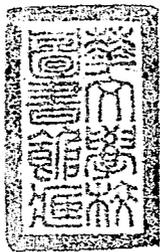
年老的郵差想了一會，輕輕地說：

「不是……簡直不是這樣……簡直不是這樣……簡直不是這件事……」

……傍人可以斷定這是一件冤案……」

於是他不免慚愧，不免自笑糊塗，便穿過麥田中向着大路走去。至於那巡長和警士依然笑着，笑他這種笑話，遠遠地瞧着他的黑地金章的制帽，在恬靜無波的麥海中一步一歩走遠了。

波宜芬司式的命案



七七

波電發司式的命案

七八

結婚的愛

甲種道味紙印實價八角
乙種瑞典紙印實價六角

英國司托潑夫人著胡仲持譯此書是近代最盛行的討論兩性愛的名著。作者根據精密的科學上的觀察，把兩性間自來認爲神祕的事實，坦率的陳述出來，指示一般結婚的人們以幸福的途徑。內容共分十一章，其第四章根本的衝動，說明女子的性欲是間歇的，並且根據實際的考察，定爲「女子性欲循環周期律」，這個發明，即純粹就科學上說，也是有極大的價值的。作者兼有文學的天才，在此書中，她以豐富的想像，優婉的文筆，杼寫兩性愛的美與真。所以此書從文學的眼光看來，也是一宗希有的文藝。

樸社發行所啓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霜楓之三

髭須及其他

定價大洋四角

不計
翻印

原著者 莫泊桑
翻譯者 李青崖
出版者 霜楓社

發行者

上海廣西路
筱花園口

樸社發行所

87

444-7

-1